



回首當年情



轉眼，中大已經到四十歲的「不惑之年」。但你有沒有想過，中大誕生之時，是如何艱辛？這天，校友事務處邀請了十二位創校之初畢業的校友，一同暢談當年的校園軼事，一同重溫中大華路藍縷的創校歷史，回首當年情——原來，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主持：

俞靄敏 (校友事務處處長)

梁天偉 (68新亞新聞)

出席者：

何萬森 (57聯合經濟)

莫凱 (59崇基經濟及工管)

李金鐘 (61新亞歷史，64歷史)

李小林 (62崇基生物)

劉智輝 (62新亞中文，65中文)

吳白弢 (66崇基社會)

袁穗華 (68聯合中文)

顧爾言 (70聯合中文)

徐志宇 (70新亞藝術)

吳海城 (71崇基工管)

馮健港 (71新亞動物)

姜趙玉蓮 (72聯合中文)

史前的中大

相信很多校友都知道，現在的書院制是始於當年三所書院——崇基、新亞、聯合——合併而成。但有多少人知道，在合併前的三院，是怎樣的？

流離失所的聯合

何萬森校友是聯合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據他的憶述，聯合書院在1956年成立，由華僑、廣僑、文化、光夏及平正五所專上院校合併而成，故取名「聯合」。

聯合一直沒有自己的校舍，直到1972年才正式遷入現在的沙田校舍。1956年，當崇基遷進馬料水，聯合便因利乘便，借用崇基位於堅道的舊校舍（即「崇基西院」），作校本部；後來又借用梁文燕官立小學一半地方作校舍，很難想像吧，一所大學竟寄生在一所小學！後期聯合又多次遷徙，包括般含道羅富國師範學院（1962—1971）、堅巷理學院（1964—1972）和高街校舍。

當年的學生有六百多人，師生關係融洽。最有趣的，還是同學的年齡差距十分大，何萬森說：「我還記得其中一個同學是1906年出生的！」

更有趣的是，同學中有兩位曾任少將、一位曾任中將。「他們都是由大陸來的清官，因為不肯去台灣，便滯留在香港。當年在學校工讀，每月可得八十元，足以養妻活兒，所以很多人選擇讀書。」

以書桌作睡床的新亞

劉智輝說，偉晴街年代的新亞校舍已有宿舍，而所謂的宿舍，就是在炮台街的一層樓。桂林街時代，白天用作上課的課室，晚上都變成宿舍！試想，學生們都睡在課室的書桌上，場面何等壯觀。到了農圃道才有正式的宿舍。宿舍建在校舍的頂樓，起初只有男生宿舍，後來才有女生宿舍。由於協恩中學在附近，新亞同學曾在新亞校慶時借用協恩的球場，與崇基球隊作籃球比賽。



1957年入讀新亞的李金鐘，畢業已四十多年了。他仍記得，當年考新亞入學試時，報名費已包括一頓午餐，吃過午餐後，便要繼續第二場的考試。

當時很多住在香港島的學生，要乘渡船到新亞上課。可是渡船班次稀疏，遲了一班船，便會遲到。於是有些同學早上乘船上學時，故意走慢一點，以便遲到的同學趕得及在關蘭前進入上船區；後來，他們還把這組織戲稱為「渡友會」呢！

學生被困馬料水的崇基

崇基學院於1951年10月由廣州嶺南大學前校長李應林、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歐偉國，以及香港聖公會領袖何明華會督（R. C. Hall）共同創辦，並於1955年註冊成立。創辦之初，學生僅有63人。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緊張，香港學生多留港升學，崇基學生已逾百人。初期崇基學院借用聖約翰大禮拜堂及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校址上課。其後租賃堅道房舍及下亞厘畢道的聖公會聖約瑟紀念堂為校址。1956年遷至環境優美的新界馬料水村永久校址。

1955年入讀崇基書院的莫凱說，他唸書時，崇基仍未遷入馬料水校址。「那時有東西院，上課都要東西兩邊走。」剛遷入馬料水，設備仍未完善。「只有行政樓、圖書館，教學樓第一、第二座，飯堂（用作多用途大樓），後來有一間兩層的房子——蘭苑，用作女生宿舍，而男生宿舍則在大鐵桶內。那時雖然已有馬料水車站，但每天只有三班車，三班來三班回，遲了一班車便要等上大半天。車站的兩邊仍是水田，學生上學時，都要踏過爛泥路。」離火車站遠一點的泥山，當時正在開闢，建球場和宿舍。崇基的工讀生因利乘便，都去當挖泥工！「其實學生只是想賺點零錢，最落力的反而是後來做了副校長的Dr.

中大校友 · 2003年3月第33期



聯合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上，華民政務司麥道柯頒授文憑給何萬森校友

Roy，他還帶領傅元國（57崇基經濟及工管）、溫漢璋（59崇基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等去挖泥呢！」

由於崇基位處郊區，交通不便，學生都「被困」在校園內，所以同學間都很熟落。「學生常常在飯堂碰面，感情很好。最記得有一次，因不滿飯堂食物的水準而罷食。」莫凱說。事實上，在六十年代末，崇基也發生過另一次類似的罷食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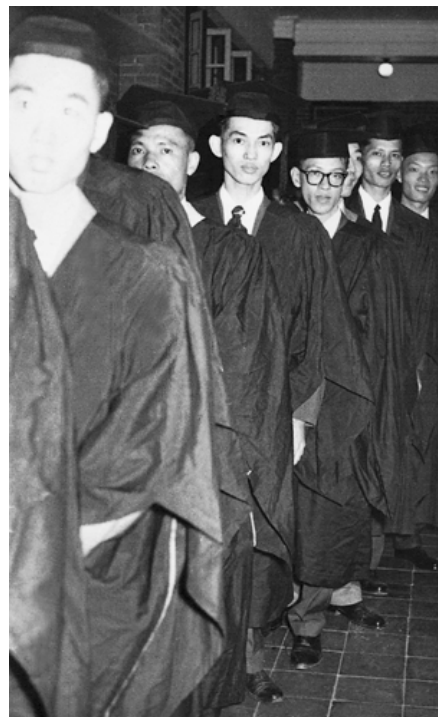
救偷渡客造就姻緣

六十年代初，國內政局不穩，以致發生了大型的逃亡潮。當時，香港實行「抵壘政策」，即偷渡者若能安全抵達市區，即可成為香港居民。於是，各院校的學生都積極參與救亡運動，幫助這些偷渡者安全抵達市區。因崇基位處郊區，沿火車路接送偷渡者最為方便，所以崇基同學最積極投入救亡運動。

「我們買水買麵包送去邊境，又將

他們裝扮成香港飛仔的樣子，以防他們被截查。」劉智輝說。「老師們呼籲我們去救人，我們都很踴躍參與救亡運動，有些蛇頭被捕，我們雖然只是學生，竟膽敢去交涉要求放人，甚至幫難民逃避英軍的追捕。」李小林說。

「救亡運動可說是全校總動員，晚上也要出動『睇水』，誰偷睡了就是『衰仔』。連續幾個星期下來，雖已筋疲力



五十年代末，只有香港大學是法定大學，其他專上學院的學生在畢業禮穿學士袍或戴四方帽都是違法的。1957年崇基第三屆畢業生破天荒地穿學士袍，教署竟不干涉，於是其他學院也跟著仿做，但只敢穿袍而不敢帶肩帶。10月聯合書院假聖保羅男女中學禮堂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生首次穿上學士袍，十分興奮！



1956年春，崇基歷史地理系同學赴新界元朗考察當地早期居民的發展



李金鐘



劉智輝



吳海城



李小林



姜趙玉蓮



徐志宇

竭，但每天早上仍照樣上課。那時心裡很興奮。有次週會時，麥健增教授呼籲我們捐款救亡，大家都很熱心，師生一心。」吳白弢說。

想不到，這個救亡運動竟造就了不少姻緣。當時為安全起見，由一男一女扮拍拖「睇水」，很多姻緣便由「假戲真做」而撮合了。

師生關係融洽

校舍地方小，活動空間不多，老師學生聚首的機會便多，所以那時師生關係十分親密。「我記得有位英文老師 Mrs. Mak，很喜歡親近同學，常常請學生去她家裡吃晚飯，飯後便坐在火爐邊讀詩歌，氣氛很好。」崇基的吳白弢說。有一次下大雨，崇基附近的泥路都被水浸了，有個學生竟背著老師過河哩！

新亞不同系的老師和同學，常常聚在圓亭下，或下棋，或討論。同學甚至去旁聽其他系的課，因為新亞名教授多，不少慕名而來一睹名師風采的學生，所以不同系的同學都會熟落，全校幾百個同學都全部認識。「系

會甚至會組團，大年初一到老師家拜年。任國榮教授當時只教過我們幾堂課，但他出糧時，還請我們班同學去九龍塘喝奶茶！」李金鐘說。



第一屆中大學生會幹事合照(1971年12月)
前排：馬金福(左一，73聯合工管)、葉漢秋(右二，72新亞社會)及趙玉蓮(右一，72聯合中文)
後排：吳松彬(73崇基工管)、周國紹(72崇基工管)、岑繼華(73崇基經濟)、羅祥國(72新亞經濟)(左起)

何萬森補充：「聯合也有不少名教授，如創校時期的陳炳權教授(前廣州大學校長)、陳湛銓教授、馮康侯教授、左舜生教授、衛聚賢教授及稍後

的沙學俊教授、蘇文擢教授、高明教授等，當時很多國民政府的大官都來做教授。師生關係也很好，老師把學生當作子女一樣。」

七十年代，這種優良傳統仍保留著。七十年

代初畢業的馮健港說：「有一件趣聞，任國榮教授很喜歡學生去他家裡拜年，但他一定要我們喝酒，有些不會喝酒的同學便會喝醉。然後又會去麥繼強老師家裡，他對我們招呼十分週到。麥老師對學生很信任，有時在實驗室做研究做到很晚，他甚至把門匙交給學生。」

「我們每年都到老師家拜年，有一年丁衍庸老師還即時每人刻一個印章送給我們，十多個學生，人人有份。此外，他也很樂意送畫給學生，我只是去旁聽他的課也有份！」徐志宇說。

「大四的時候我選修日文三，由於中文系與主修科的上課時間相撞，教日文的庄野老師竟願意在校園草地上的長椅單獨給我上課，使我很感動。有些日文老師很好，邀請我們到家裡品嚐日本料理或聽日文歌，相處很融洽。至於中文系老師，如蘇文擢教授、李輝英教授等，我們非常敬重。畢業後，仍保持聯絡，新年時還帶孩子給他們拜年哩。」趙玉蓮說。

全日慶祝大學成立

大學成立，對於當時仍在唸書的三院學生又有甚麼影響呢？「崇基有很多慶祝的活動，動員全校師生，全日慶祝，甚至舞獅，當天的場刊我還保留著呢。我們感到很驕傲、榮幸，很想讓社會大眾知道崇基的存在」，吳白弢說著，仍流露出當年興奮的笑容。

「1963年2月，為慶祝大學成立，三院校友會聯合辦過一次餐舞會，這是一次有餐而沒有舞的舞餐會，喜歡跳舞的都失望而回。」何萬森笑著說。

「三院還搞過一次大型遊船河活



七十年代，聯合書院校友會與學生會首次合辦餐舞會，校友歡迎前任校長蔣法賢醫生伉儷



馮健港



何萬森



吳白弢



顧爾言



袁穗華



莫凱

動。新亞較保守，不可以跳舞，於是我們都去聯合參加舞會。」李金鐘說。

我們都不以為苦

當年儘管校園環境惡劣，學生仍生活得十分精彩。吳白弢憶述：「崇基的飯堂位於多元活動室大樓，那裡是所有群體生活的所在地，晚上可開舞會。六個人坐一張長餐桌，每個人都有固定的位置，誰個沒上學大家都知道。」

「宿舍的房間很簡陋，可是，所有的活動都在裡面籌辦。那時全座宿舍只有一個電話，有工友負責接聽電話，然後大喊，叫同學聽電話，於是全宿舍都知道誰最多電話。」

「當時校園裡有一條馬料水村，不少同學住在那裡的村屋，屋內只有一張鐵床，兩人一個房間，有些甚至六至八人住一個房間。晚上讀書很辛苦，電燈很暗，只有二十火。」

「直到1958年，崇基才正式有宿舍，早期校內有一個正宿，兩個臨宿，還有些村屋，有一間石屋髹上白油的，我都叫它做『白宮』，而馬料水的宿舍就叫『黑宮』。附近有很多動物出沒，閒時我們會到海邊摸蜆捉蟹，作晚餐。」莫凱仍十分回味那段日子。

「聯合校舍小，校園生活往往要伸展到校外，附近有間餐廳叫沙厘娜餐廳(英文是Czarina Restaurant)，同學們都在那裡聚首。」袁穗華說。

「崇基有渡海泳到馬鞍山。當時新亞每年有春秋兩次大旅行，錢穆院長和系主任也去。我還拿過爬山比賽冠軍呢。」李金鐘得意地說。

「我可是拔河比賽的冠軍呢！」劉智輝搶著說，逗得大夥兒笑起來。

「每年的除夕晚會，最有趣的是扮老師，扮錢先生、唐先生講話，很精彩。」劉智輝接著說。

雖然建校前的校舍環境不完善，但同學都不以為苦，反可從中取樂。顧爾言說：「那時覺得有大學讀已很好，尤其對於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我也不覺得會被港大歧視，雖然環境比中學更差，但真的一點也不覺得苦。」

讓交換生賓至如歸

六十年代末期，很多外國交換生到中大唸書，同學們都很願意幫助這些交換生適應香港生活。崇基更成立「四海聯誼會」(Four Cs Club，即Chung Chi Collegiate Club)。「當時學生會雖然有派人去照顧他們，但卻沒有安排英文好的學生擔當幹事。後來，我們成立四海聯誼會，由一些英文好的同學，帶交換生四處遊玩及搞活動等。我們還會播放一些英語歌給他們聽，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張敏儀(68崇基英文)是第一屆四海聯誼會的主席，我是1970主席。這是生活上的文化交流，期間也撮合了一些姻緣。我記得有個中文系的女孩子嫁了給一個洋交換生。」吳海城說。

「當時新亞有不少南洋來的同學，由於宿位不夠，學校特別安排校外的房子給他們住。新年的時候我們會把他們帶回家裡一起過節。」李金鐘說。

三院首次同辦話劇

1963年成立初期，很少有三院合作的活動。七十年代初，第一次三院合作的活動，便是為學生會籌款而上演的話劇《群蠅》。

「我還記得我在Common Room門口賣門票，『票房』收入十分理想。」趙玉蓮說。

「往後三院也開始有合作搞活動，例如：文化節、認中關社及中文運動等。」徐志宇說。

當日眾校友你一言我一語，道出了中大的創校歷史。談到昔日的趣事，校友們便十分雀躍，歡笑之聲不絕。■



1971年11月8日中大學生會第一次作戲劇公演，演出存在主義大師沙特之《群蠅》。該劇動員過百名中大同學及兩名校友參與臺前及幕後工作。照片為劇中片段。



1969年4月19日，數名藝術系同學獲邀在麗的電視「現代青年」節目中介紹雕塑作品，當晚之主持為張敏儀校友。